

基于 ELF 通用语理念的大学英语听说课堂 教学实践探究

邱吟佳

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江西 九江 332020

摘 要：在“一带一路”和全球化语境下，基于通用语（ELF）理念的大学英语课堂改革，强调语言表达的灵活性与交流的有效性，并注重文化传播与语用能力的提升。本文在回顾 ELF 相关概念及分析中国英语教学现状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探讨了基于 ELF 理念设计大学英语听说课程活动的效果。研究表明，ELF 理念的课堂改革具备可行性，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全球化交际能力。未来英语课堂应进一步增强通用语意识，强化语用能力的培养。

关 键 词：通用语；大学英语；听说课堂

Exploring Teaching Practices in College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Classe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ELF)

Qiu Yinjia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ege, Jiujiang, Jiangxi 332020

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globalization, college English classroom reform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ELF) emphasize the flexibility of language expression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communication while focusing on enhancing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pragmatic competence. This paper reviews ELF-related concepts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e of English teaching in China.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it explores the effectiveness of designing college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course activities based on the ELF concept.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classroom reforms guided by ELF principles are feasible and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students’ global communication abilities. Future English classrooms should further strengthen ELF awareness and intensify the cultivation of pragmatic competence.

Keywords：ELF; college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classes

引言及文献回顾

英语通用语（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指持不同语言意识形态的英语使用者在特定环境中构建和使用英语的方式^[1]。在这一背景下，英语不再具备固定的语言学特征，使用者不再一味追求“母语者”标准和“本土文化”，而是更关注交流的功能和过程。英语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多种变体，使其语言特征更加流动、灵活，且在跨文化互动中呈现出混合特征。Kachru 根据地域、语言环境、功能及引入模式，将英语的使用划分为三个同心圈：内圈、外圈和扩展圈^[2]。

英语变体的主要差异体现在口音上。尽管中国的英语教学大纲未明确规定使用哪种口音，但现行教材、高考卷和英语四、六级考试仍主要采用英音和美音这两种内圈口音。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我国与沿线英语外圈和扩展圈国家的交流日益频繁，涉及领域和交流层次不断扩大，而英语仍然是沟通的关键语言。近年来，部分学者研究了中国大学生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英语变体的可理解性^{[3][4]}，并建议在教学中引入变体口音，增

加多种口音听力材料的使用，强化对非标准口音的熟悉度。这些研究为改变“唯标准口音”教学传统提供了依据，并为“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世界英语教学改革提供了新思路。2018年，教育部发布的《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5]指出，学生应具备理解多种英语变体的能力，如非裔美国英语和印度英语。在与口音较重的英语为母语者就广泛话题进行交流时，能理解对方的意图与观点。这反映出我国对英语口音变体听辨能力的重视日益提升。

笔者的前期研究表明，英语学习者已在隐性层面初步形成了英语变体和通用语的意识，其语言态度无形中受到了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教师们也逐渐认识到，未来的英语教学不再是简单地提供汉语对应表达、根据词典常见指称意义解释单词，或是基于标准英语进行语法教学。为了满足大学生未来就业中的多元化需求，落实“引进来、走出去”的人才政策，扩大文化交流，引导正确价值观和提升文化自信，传递“中国声音”，英语教学应从关注语言形式的正确性和恰当性，转向强调语言表达的灵活性与交流的有效性，同时注重文化传播和语用能力的提升。毫无疑问，ELF 教学在微观层面可以增强学习者在对话中的信心，在宏

基金：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通用语教学理念在中国大学英语公共课堂实施的可行性探究（JY202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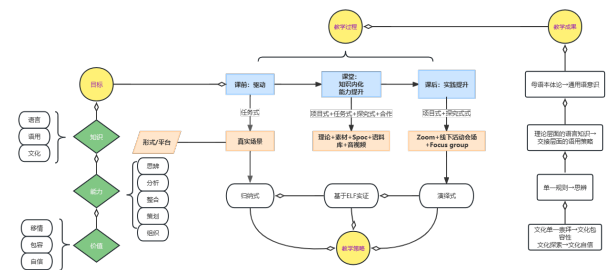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邱吟佳（1991.9-），女，江西南昌人，民族：汉族，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单位邮编：332020，学历：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教学法。

观层面则有助于打破因母语差异带来的语言、文化和认知障碍，消除标准英语范式下的文化盲从和失语现象，帮助世界更全面、深刻地了解和接受当代中国及其传统文化。

本文以大学英语听说课堂为例，探讨了在英语通用语理念引导下的教学实践。通过分析跨文化交际中的失败案例，发现交际的成败与效率主要取决于交际的可理解度。提高对英语变体的听辨能力，对培养具有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国际视野的国际化人才至关重要^[9]。为此，笔者将在普通班级和通用语教学班级中对比进行英语变体的听力可懂度测试，以检验 ELF 理念融入英语听说课堂后学生交际能力的变化。笔者设计了一系列教学活动，在兼顾学习者风格、小组动态和个人管理的同时，构建了以知识与能力为导向的课堂模式。

一、ELF 视阈下大学英语听说课程的教学设计

本课程根据预定的教学目标，构建了多元化的实施体系。通过任务驱动、合作学习、项目学习和探究式学习等适合学生能力的活动，优化课堂教学方法，并制定围绕目标和教学成果的评价标准。根据教学效果进行动态调整，实现目标、内容体系、教学设计与评价机制的有机统一，力求整体提升教学效果。



1. 目标

在 ELF 视角下，大学英语教学应发挥英语的工具作用，融合标准英语、中国文化表达及其他英语变体的特点，构建通用语体系。同时，注重培养人文情怀，拓展中外文化对比与跨文化交流策略，助力学生树立全球视野与文化自信，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谐发展（如图）^[9]。ELF 理念作为广泛的思维框架，打破了传统英语教学中“重工具性、轻人文性与国际性”的现状，完美对接现有的大英课程框架，构建了知识、能力与价值“三位一体”的目标体系。

工具作用	人文情怀	国际视野
语言互通：结合标准英语，中国文化英语表达，其他国家或地区英语变体特征等内容，构架通用语体系。	主题丰富：在扩展现有单元内容之外，融合更多的中外文化对比和礼仪交际策略，同时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互鉴，民族自信等意识。	态度干预：将英语作为一门通用语去谈论世界和平、环境保护等全球性话题；同时借助中国智慧和中庸思想，化解英语学习的困惑和偏见，转变语言态度，鼓励多幻化和个性化发展，更好地推行课程思政

知识目标：培养学生全球英语意识和元语言意识；引导学生

接受 ELF 理念，掌握中国、“一带一路”国家和其他区域的英语变体特征及综合文化知识。

能力目标：提升自主学习与思辨能力；培养学生灵活调整表达方式的能力；加深全球语境认知，提高国际交流中的英语交际与变体转换能力；增强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推动文化交流的责任感与信心。

价值目标：树立正确三观；引导学生正视非标准英语变体的合理性与个性；以文化自信构建中国英语变体的身份认同；鼓励学生以平等姿态与多元视角欣赏多语文明，建立多语认同。

2. 活动设计框架

教学设计包含 16 个活动，涵盖了外显教学和内隐教学两种方式。外显教学有意识地教授词汇、语法等语言与文化知识；内隐教学则在活动和实践中，提供学生自发获取知识、提升能力的机会。教学策略上，既使用归纳式方法，鼓励学生通过语用策略的产出和会话分析自主探索语言知识和语用规则，又使用演绎式方法，先掌握语言选择的基本原则，再在不同语境中正确运用语言。基于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教学步骤按教学成果反向设计，以 ELF 意识培养为核心，从任务驱动到语言知识梳理、文化融入、态度内化、能力提升，确保“知”“情”“意”“行”在整个过程中得到共同外化，最终实现设定的教学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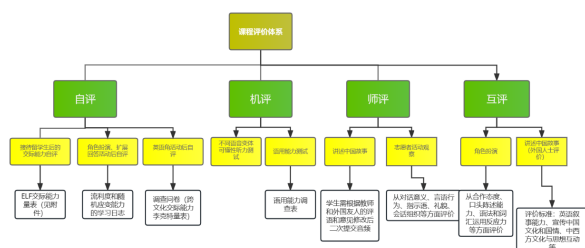
教材仍以现有的基于 SE 的教材为核心，辅以补充资料（ELF 语料库、中国文化特色素材、其他国家本土化英语特色的试听素材），并最大程度挖掘这些素材的文化和交际意义。教学步骤见图示（此教学计划贯穿整个学期，在固定教学内容之外的时间里，以大约每周一个教学活动的进度开展）。

	教学活动 ^[3]	预设目标 ^[3]
驱动阶段 ^[4]	1. 接待留学生 ^[5]	感受真实的 ELF 交际语境和氛围 ^[4]
理论学习阶段 ^[3]	2. 介绍 GE 和 ELF 理论。 ^[4]	了解世界英语现状，启发对全球化背景下英语的新内涵的思考 ^[3]
语言学习阶段 ^[3]	3. 世界英语变体语音特征辨别 ^[4]	增强对各国英语变体的敏感性和理解性，进一步培养开放、宽容的语言态度 ^[4]
	4. 辨音游戏 ^[4]	进一步提升对音段音素的可理解性。 ^[4]
	5. 学习词意变异 ^[4]	对 ELF 交流中的词义变化有一定认识 ^[3]
	6. 通过典籍英译学习中国特色英语词汇 ^[4]	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提升语言自信和文化自信。 ^[4]
	7. 猜词游戏 ^[4]	进一步熟悉 ELF 交流中的特色表达 ^[4]
	8. 了解 SG 特征 ^[4]	有意区分 WG（书面语法）和 SG（口语语法） ^[4]
	9. 角色扮演/扩展回答 ^[4]	提升口语的流畅性、灵活性 ^[4]
文化融合阶段 ^[3]	10. SPOC 认知性文化概念学习 ^[4]	了解其他民族的英语反映出的部分特定的文化风貌 ^[4]
	11. 英语角活动 ^[4]	拥有文化移情能力 ^[4]
语用提升阶段 ^[3]	12. 分析 ELF 对话语料库中的语用规约 ^[4]	意识到 ELF 交际中可以灵活运用各种语用策略（比如自我修正、复述、协同性产出）来加强运用英语表达、澄清和理解的能力 ^[4]
	13. 电影中的言语行为和礼貌分析 ^[4]	意识到国际交往中应遵循的礼貌原则和普世价值观 ^[4]
体验式实践学习 ^[3]	14. Focus group: 文化冲突经历和交际资料的分享和探讨 ^[4]	提升对情感、态度、行事意愿的判断能力；强化对语用文化信息的搜集能力。 ^[4]
	15. 英语讲述中国故事 ^[4]	进一步提升英语表达、澄清能力，增强对本民族文化传统了解，宣扬中国优秀的精神内核。 ^[4]
	16. 翻译志愿者（部分参与） ^[4]	提升善于观察、随机应变、的变通能力、磋商能力和纠错能力 ^[4]

3. 评价

在基于 OBE 理念的教学实施中, 构建多主体评价机制是关键一步。教师创新了考核评价方法, 采用自评、互评、机评和师评等多种方式, 建立了全方位、多样性、多层次和分阶段的考核体系, 重视形成性评价和反馈, 而不仅仅依赖“一次考试定成败”。针对学生前两次任务中的问题, 教师组织反馈活动, 答疑解惑, 并结合优秀学习成果进行示范, 帮助学生理清学习思路。在“讲述中国故事”环节, 教师引导学生结合指导意见和外国友人的建议, 对故事进行二次修改, 优化学习成果。在课后内化阶段, 学生根据所学知识总结、归纳, 生成学习日志, 并通过同伴互评和教师点评获得启发, 进一步完善学习效果。

考虑到全球化语境下, 当考核标准不再以英语本族语为唯一参照时, 学生可能会以更包容、轻松的态度学习英语。为此, 教师适当调整并放宽了现行的评价体系, 不再单一以英语本族语的语用准则为标准。



二、研究背景、对象和研究方法

在笔者此前进行的“英语学习者语言态度调查”的基础上, 本研究进一步探讨基于 ELF 理念设计的课堂教学活动在大学英语听说课程中的效果。研究对象为笔者所任教的一所独立学院的学生。该校大学英语课程共开设三学期, 每学期68课时, 其中听说和读写各占34课时。本文所描述的教学活动在21级小学教育班的大一下学期进行, 该班学生英语水平中等, 口头表达能力和学习热情较高。为了更好地检验教学效果, 选取了21级国际经济与贸易班作为对照组。

1. 教学实践法 (详见上文)

2. “不同英语变体可懂性听力测试”及“语用能力测试”: 通过教学前后对比, 探查学生对不同英语变体的可懂性和语用能力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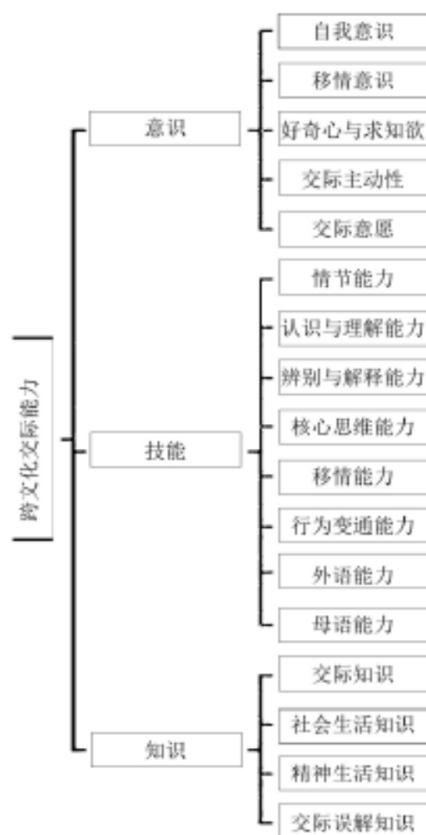
可懂性测试: 测试素材来自 ELF 语料库, 包含短文朗诵和自述, 选自全球最大的英语口语数据库 IDEA Archive。涉及的英语变体包括英国英语 RP、美国英语 GA、印度英语、南非英语、德国英语和中国英语, 录音均被语音专家标注为“中度口音”。测试包括12个句子听写, 每句22至30个单词, 语法连贯。在测试中, 12段录音逐一播放, 学生需写下所听到的所有单词, 并根据理解评估每句的可懂度, 评分范围为1 (易懂) 至5 (难懂)。测试结果中, 笔者分别统计实词和虚词的正确率, 因实词对可懂度影响更大。

语用能力测试: 测试题型涵盖单选、正误判断、完成对话

(客观题) 和续写对话 (主观题), 内容涉及言语行为、间接性、指示语、礼貌及会话知识。评分标准参考现有量表^[7], 评估学生在英语中正确使用言语行为、公式化表达的能力, 以及信息量提供、正式性、直接性和礼貌程度, 最终划分为5个等级。主观题部分由教师评分。

3. 学习日志: 学生在每个教学活动后当天撰写学习日志, 记录学习过程与收获; 回顾学习感受与态度; 如实记录遇到的困难和挑战, 并进行反思, 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

4. 调查问卷: 在实验班级开展教学活动前后, 组织学生填写“跨文化能力李克特量表”。问卷基于已有设计^[8], 并结合实际情况修改, 涵盖知识、意识和技能三个部分。知识部分涉及交际、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相关内容; 意识部分包含跨文化交际中的性格特征、态度和动机; 技能部分为在交际中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具体分类见下图)。问卷经过验证性因素分析, 证实了跨文化交际能力三个板块的分类合理性, 共包含40个项目。被调查者需对每个项目的重要性进行评价, 分为“不重要”“较重要”“重要”“很重要”和“非常重要”五个等级, 评分从1到5分。使用 SPSS 软件进行信度检验, 结果显示信度系数为0.921, 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 跨文化交际能力要素

Cronbach's Alpha 系数结果^①

分卷 ^②	Cronbach's Alpha ^③
意识 ^④	0.945 ^⑤
策略与能力 ^⑥	0.951 ^⑦
知识 ^⑧	0.960 ^⑨
全卷 ^⑩	0.921 ^⑪

三、结果和讨论

1. 听辨能力和语用能力

① 听辨能力

笔者首先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检验单词数和短句时长对各英语变体可懂度的影响,结果显示两者均无显著相关性。接着,配对样本 t 检验表明印度英语和英国英语与其他五国口音在可懂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在实词正确率方面,实验班学生对印度英语变体的正确率最低,仅为 5.36%;英国变体的正确率最高,达 33.64%;美国变体为 28.29%。对照班中,印度英语变体的正确率为 3.74%。南非英语变体的正确率在实验班和对照班中分别为 29.33% 和 27.98%。德国和中国英语变体的正确率在实验班为 26.17% 和 26.08%,对照班则为 25.93% 和 26.13%。南非英语的高理解度可能与其韵律节奏与中文的相似性,特别是元音的约减有关。

在虚词听写正确率方面,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德国变体的正确率最低,实验班为 17.62%,对照班为 14.83%;英国变体的正确率最高,实验班为 36.78%,对照班为 36.85%。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变体的虚词正确率在实验班达 20.14%,对照班为 19.79%。这些数据表明,参与 ELF 课程体系的实验班学生在 ELF 听辨能力上优于未参加该课程的学生。

② 言语行为

在言语行为方面,实验班与对照班存在显著差异。实验班平均得分为 22,其中 60% 的学生得分高于平均分;对照班的平均得分为 19。实验班学生在请求、道歉、询问等言语行为上的表现较好,但在问候、要求和赞美方面仍有不足,错误率超过 45%。对照班中有一半的学生无法合理表达诉求。

主观题要求续写对话,涵盖短语、句子、时态等语用知识,以及社会距离、权力等社会语用知识。实验班成绩显著高于对照班,且主观题差距大于客观题,表明实验班学生的社会语用知识得到明显提升,且主观情境中存在更多变异性。

在间接性语言知识上,实验班均分高于对照班,但两者均有待提高。文化差异、权力等因素对间接性语言的掌握有重要影响,因此外语学习者普遍难以流利、准确地使用间接性语言。

在指示语的使用上(包括个人、时间、空间、话语、社会指示),两个班级的差异不大。尽管大多数学生具有礼貌意识,但在特定情境中,由于缺乏动态策略,受文化语境、社会距离等因素影响,易出错。实验班在礼貌知识方面略优于对照班,约 66% 的学生能正确表达礼貌。例如,在引导外宾时,实验班学生更常使用“请”而非命令语气。但学生们对禁忌的把握不准。例如他们会困惑于在西方语境中赞美医生的薪水、婚姻状况、年龄等行为是否恰当。此外,文化对礼貌策略的影响也体现在测试中,实验班学生在某些场景中表现得更为自信,打破了中国人过于自谦的习性。

会话组织能力受话轮切换、语序使用、反馈、纠正等因素影响。实验班的会话组织能力略优于对照班,但两者均有待提高。例如,对照班约 86% 的学生混淆了“terrific”和“terrible”,导致情感色彩理解相反。错误率最高的题目是“安慰他人考试失利”,对照班多数学生选择了“中国式”的安慰语“It doesn't matter”。

最后,语用功能测试总分 70 分,实验班平均得分 50 分,显著高于对照班的 42 分。t 检验分析显示,两组差异显著性远低于 0.05,达到显著性标准。总体来看,实验班在语用能力上显著优于对照班。

2. 学习日志反馈

学习日志从侧面反映了以 ELF 理念为导向的大学英语课堂的教学效果。学生们首先认可侧重“实现可理解的交际”的教学目标;在教学效果方面,学生普遍认为,课程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和自信心(“感受到某些国际友人的口音也挺重的,所以我不胆怯了”)、从易到难循序渐进、帮助重拾英语学习的意义(“语言不仅用来交际,还领略到背后的文化和渗透其中的价值观”)。学生在课堂中感受文化自信,对中华文化精髓的传播和对外来文化的鉴别、欣赏,反向深化了他们对于中华文化的理解(“前所未有的使命感和自豪感油然而生”“求同存异。抛开肤色和国籍,大家对于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的坚持,这让我深感动容”)。最后,课程评价更注重语用能力和有效交际,也得到了学生的认可。尤其是通过互评机制,学生们在总体和个人层面探索英语表达特征和不足之处,积极讨论改进方案(“来自不同地域的同学发音各有特点,比如我们南方人 /n/ /l/ 不分。但这没什么难为情的,只有意识到问题,才能更好地改进”)。

3. 调查问卷

调查问卷于实验班课前后,共发放 102 份,回收 102 份,其中有效问卷 100 份。问卷的最后一题要求受访者对自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进行宏观评价(“您认为您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出色吗?”)。结果显示,选择“是”“不是”和“不确定”的人数分别为 33 人、35 人和 32 人,比例相当。

① 前后两次问卷情况对比

统计显示,课后问卷中评分低于 3 分的项目从 48 项减少到 36 项,标准差亦有所降低。这表明经过教学干预后,受试者的跨文化交际意识普遍提升。大多数受试者认为优秀的跨文化交流者需要具备必要的知识、技能和意识,并在问卷中选择了“挺重要”或“非常重要”选项。

	内容代表性评价均分	项目总数	未达到的 3 分的项目数	平均标准差
学期前	3.062	70	48	1.053
学期后	3.797	70	36	0.25139

值得注意的是,在前后问卷中,“意识”类别的分数标准差始终最大,这表明受访者在考虑优秀跨文化交际者应具备的性格和文化态度时存在较大分歧。这可能是由于意识层面的个人主观性较强所致。

分卷	内容代表性评价均分	未达到 3.0 的平均数	项目总数	平均标准差
意识	3.8067	14	20	0.45104
策略与能力	3.7835	13	22	0.45548
知识	3.8006	9	28	0.44258
全卷	3.797	46	70	0.25139

② 课后问卷结果分析

课后问卷的总均分为3.797。具体分析中,意识部分得分最高的题项是题项1、题项13和题项5,分别涉及“一个自信的人”“对其他文化感兴趣的人”和“愿意寻求帮助的人”。这表明受访者普遍认为,自信的态度、好奇心和求助意愿是跨文化交际成功的关键。自信有助于交际者更自在地表达自己,缓解语言和文化差异引发的沟通障碍;好奇心驱使交际者主动了解和学习其他文化,打破刻板印象。

在技能部分,“外语表达能力”(第26项)的平均分最高,其次是“设身处地为对方考虑的能力”(第40项)和“根据交际情况和环境制定交际策略的能力”(第41项)。这表明受试者高度认可外语能力作为跨文化交际的基础,并重视换位思考和尊重对方的重要性,认为这是除语言能力之外的关键技能。受访者还意识到,在不同的交际环境中,灵活应对和制定策略的能力至关重要,包括言语表达、语用以及信息分析和判断力等。这与ELF背景下跨文化交际能力发展的趋势相一致。

在知识部分,“有关两国社交礼仪的知识”(第68项)得分最高,“有关两国禁忌的知识”(第69项)和“历史知识”(第43项)分列第二、三位。这表明受访者认为,礼貌得体是跨文化交际的关键,禁忌和礼仪知识有助于行为得体化。而了解一国的历史是理解其文化背景、传统和价值观的基础,进一步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笔者认为,通过了解历史来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有助于打破刻板印象,找到共同点,增强同理心,促进情感连接和友谊。

四、通用语背景下对未来大学英语课堂的改革建议

研究表明,从听辨能力、言语行为测试结果到调查问卷和学习日志的反馈,基于ELF理念的大学英语课堂改革确实可行,且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听力辨音技巧、语用能力、自信心和跨文化意识,有助于增强他们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交际能力。未来的英语课堂改革应着重增加多样化的英语输入、强化语用能力训练和培养跨文化意识。

1. 进一步培养通用语意识

虽然语言、文化及语用学习在课堂中至关重要,但课堂教学本质上是一个交互过程,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同样关键。只有当英语学习者转变观念,课堂上的英语变体和通用语内容才能更容易被接受。我国长期以来以英语本族语为范本,这可能导致学习者对英式英语、美式英语等变体的盲目崇拜,同时对其他英语变体,如日本英语、马来英语等存在偏见。研究表明,听话者对英语变体的态度影响其可理解性和语用能力^[9],进而影响学生达到《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的要求。培养对英语通用语的意识有助于打破非母语者盲目追随母语者规则的刻板印象,减少不良西方文化在身份认同和文化认知上的负面影响。这对于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和爱国精神,拥有全球视野,以及实现语言和文化的双向融合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培养英语通用语意识也是提升国际交往能力、建立友好国际

关系,并培养适应“一带一路”建设需求的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基础。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进一步渗透ELF语用意识,让学生将成功交流和传达意义视为主要学习目标。首先,课堂管理方针、成绩测评体系、教材教辅、教学策略和人才进修计划需要与英语通用语意识保持协调。相关部门有必要建立配套政策和体系,确保ELF教学理念得到贯彻和执行^{[10][11]}。其次,全球化时代,教师应高度关注包含英语在内的多语种的发展趋势,摒弃思维定势。对于非母语英语学习者来说,他们是双语使用者,在语码转换和语用策略方面具备独特优势。因此,教师应鼓励学生利用这些优势,在实际交际中灵活应用所学知识,培养自信心,多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来不断提升自己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在课堂实践中,教师可以从社会、历史和文化等角度介绍有关ELF的概念和理论,带领学生摆脱传统课程中句法规则的限制,真正体会英语在多语言、多模态环境中的实际应用。这种开放性的探索既能拓宽学生的视野,还引导他们清晰、全面地正视个人和社会对英语的实际需求。

涉及到教学细节,教师可适当向学生传授语言知识,尤其是非英语本族语变体特征;避免过度纠正学生学习中的非核心错误,如元音发音的饱满度,θ、ð等辅音的发音,连读弱读等音变特征等。在“一带一路”和全球化语境的背景下,教师可适当让学生多感受往来频繁的沿线国家的英语变体,从发音、拼写、语法等角度熟悉它们的常见特点和区别,尤其提醒学生注意辨别可能产生交际障碍的成分。考虑到国际交流中形形色色的英语变体蕴含本土文化特征,教师亦要引导学生尊重和包容文化多样性,树立平等和谐的世界公民意识。这种综合教育策略是实现全球化语境下成功跨文化交际的关键,也是成为全球化语境下的成功交际者的前提^[12]。

2. 重视语用能力的提升

根据以往的研究总结,当前英语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便是将跨文化交际和语用能力视为“静态规约性能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考试能力强大的中国学生在真实的英语社交中显得胆怯又僵硬。很显然,这些被娴熟掌握的静态语言规则已然不再适用于多语环境下动态演变的国际交流现状。

在英语成为通用语这一大趋势下,语用学和跨文化交际领域的领军学者Istvan Kecskes提出交互文化语用能力这一概念。其核心内涵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流中使用语言的能力,重点包括在跨文化互动中维持共同语境、切换多种语码、建构动态意义、解读信息和协商过程的能力^[13]”。据此,培养学生合理调动各种资源,恰当使用语言语用策略可能成为未来的教学焦点。为此,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结合邀请非母语嘉宾演讲、案例阐释、国际社交媒体内容和语料库分析等形式,挖掘丰富的语言交际素材(特别是非母语者英语交际材料),引导学生对标准英语的语音、语法语用规则祛魅,将重心从传统语言知识的传授转移至提升他们的交互文化语用能力,培养他们在不断变化的语境中灵活构建信息互动的能力。一方面,教师可以将通用语用知识(如礼貌策略、言语行为,会化管理、言外之意等)纳入日

常教学和任务内容。另一方面,若条件允许,不同专业的大学英语课堂可以有针对性的传授特定行业的语用学知识。比如,商科专业的英语课堂可以重点讲授商业谈判中的语用策略,如何在谈判中表达意见、提出建议和进行反驳;医学生的英语课堂可以关注医患沟通中的语言技巧,如如何有效地传递医疗信息、表达同理心和进行跨文化交流。通过这种专业化的语用知识教学,学生不仅能够在学术和职业环境中自如地使用英语,还能在实际工作中更好地与国际同行和客户进行有效的沟通。

除了显性教学,教师也要注意创造锻炼语用能力的语境。除

了笔者在上文中提到的多样化的课堂活动、文化比较与讨论活动之外,还可以邀请有跨文化交际经验的专家或学者举办讲座或工作坊,向学生介绍在实际跨文化环境中如何运用非语言交际技巧。最后,教学评价应包容语言的多样性,以交际效果为优先,重点衡量协作能力和跨文化语用能力的提升。鉴于当前的英语通用语理念尚无法在大学英语测试中形成一套自上而下的系统,教师可以结合具体的教学目标和学生需求,利用过程性评估多元、灵活地化解与改革长期以来大学英语考核中的标准化倾向,自下而上逐步推动教学评价标准的更新和完善。

参考文献

-
- [1] Pennycook, Alastair. Lingua francas as language ideologies [J]. In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in Asia: Implications for language education*. Dordrecht: Springer Netherlands, 2012. 137-154.
- [2] Kachru, B. B., Quirk, R., & Widdowson, H. G. Standards, codification and sociolinguistic realism [J]. In *World Englishes: Critical Concepts in Linguistics*, 1985, pp. 241-270.
- [3] 马云, 张一丹, 方迦一, 裴正薇. 非英专大学生对“一带一路”沿线国英语口语变体的可理解性研究 [J]. 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2019, 39(9): 120-122.
- [4] 裴正薇, 李青青. “一带一路”背景下大学生对巴基斯坦英语口语的可理解性研究 [J]. 考试与评价(大学英语教研版), 2021(1): 107-12.
- [5] 陈祥雨. 新时期提升外语口音变体听辨能力的重要性 [J]. 文化刊, 2021, (12): 191-196.
- [6] 文秋芳. 大学外语课程思政的内涵和实施框架 [J]. 中国外语, 2021, 18(02): 47-52.
- [7] 杨洋.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界定与评价 [D].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 2009.
- [8] 吴熙. 英语通用语背景下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及教学实践研究 [J]. 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35(05): 103-107.
- [9] 张伶俐, 汪卫红. 英语通用语理论视域下的大学英语听说教学研究 [J]. 外语电化教学, 2015(4): 6.
- [10] Dewey, M. Towards a post-normative approach: Learning the pedagogy of ELF [J]. *Journal of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2012, 1(1): 141-170.
- [11] House J. Hugo Bowles and Alessia Cogo.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Pedagogical Insight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2016(2).
- [12] 武继红. 英语通用语: 英语教学的新视角 [J]. 语言教育, 2013, 1(02): 27-31.
- [13] Kecskes, I. Intercultures, encyclopedic knowledge, and cultural models [C]. *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he new era*. Routledge, 2013: 39-59.